

烧烤遐想

□田小野(壹点号:田小野)

若谈烧烤溯源,大约要从我们鼻子扁平、眉骨突出的沂源猿人祖先开始。

岁月回眸,若远古的水声传来,你会听到几十万年前的古老回响。“水绕山转,山洞一串串,房前屋后绿一片。”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,来到这里,发现这片富饶的土地,四季清爽分明,绿水宽广清澈,两岸野果花草,肥美的肿骨鹿、三门马、李氏野猪,青山间大大的天然山洞,遮风又挡雨,洞口安几根木棍,就能把不怀好意的野兽挡在外面。他们在这里建起幸福家园。夜幕降临,天上繁星点点,地上和风舒畅,食物在火上烧烤,我们的祖先绕着篝火,欢喜地转着圈,嗓子里发出的必是美妙无比的长吼……

当然,这种诗意的远古生活,也只是想象起来很美。几十万年里,一代又一代的祖先,与气候、野兽、疾病进行持久博弈,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,又历经怎样沧桑,才能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繁衍,点燃文明之火,孕育出博大精深的齐文化。

且不看手持钓竿的姜子牙,且不看拜管仲为相的齐桓公,不看离齐去吴的孙武孤独

的背影,也不看晏婴如何能言善辩,扁鹊如何让人起死回生,我们且只看千里之外赶来的屈原,他玉树临风般着青衫,还留存着长江的气息,高高挽起的发髻挂满风尘,却挡不住眼里的飞扬神采,临淄的稷门之下,不知道他的楚国话有没有让百家诸子感到新奇。这所与雅典学院齐名的稷下学宫,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聚集和整合,有了融合,才有了厚重,才有了后来的《管子》《齐民要术》《考工记》《聊斋志异》,这一部部深厚遗礼,无论是历史还是世界,都无法忽略它浓重的一笔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里的人是兼容开阔的。如今,稷下学宫里还回荡着他们的辩论与掌声;这里的人是激情奔放的,蹴鞠场上还挥洒着他们的狂热汗水;这里的人也是深沉风雅的,孔子闻韶的余音犹在绕梁。他们爱生活,重情义,尚艺术。巧手可以烧制出五光十色的琉璃、清雅的青瓷白釉,也可以烧制出繁花似锦的名窑国瓷,但对于他们,那只是寻常,拿它盛出亲手酿的美酒,盛出家常鲁菜缭绕香气,那才是生活。石油化工、陶瓷名城、建材城、服装城,花灯,五音戏……有人大手笔改进着历史的步伐,也有人用浓墨装饰着历

史画卷。在这里,他们以其卓越的才情、智慧和品德,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彩篇章。

历经千年后,淄博烧烤突然火遍九州,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儿魅力不减,吸引着神州大地友人奔赴淄博。当然也有人费解,处处有烧烤,为啥独有淄博突然火爆?其实,哪有什么突然,淄博烧烤没变,一直都是这样子。究其原因,不只是独立的小烤炉,自掌火候,也不是只因为小饼芝麻酱的融合,肉串与大葱互佐,让味道更丰富,可能仅仅是淄博人的勤劳、宽厚、温暖、淳朴,坚持了一个中国城市应该有的本心,让消费者实际需求在此得到了认可,是当地经济、风土、民风烟火可亲的本质体现。这份口碑的获得,是当地人历经沧桑后生活美妙的状态,也是通过自己勤劳双手获得希望、获得幸福中不期而遇的圆满。

夜幕降临,天上繁星点点,地上和风舒畅,食物在篝火上烧烤……

从仓颉造字到月球登陆,相隔千年也只是弹指一瞬。不变的,还是那份可亲烟火、那份大口吃肉之快意,那份狂放与自由。淳朴的淄博人,沐浴新时代阳光,亦在时间的水流里,蜕变成最美的模样。

读博



花山有梅

□王维霞(壹点号:墨菊)

我常去花山,天气和季节对我没什么影响,去花山就像访友,已经成为习惯。位于淄博高新区东部的花山海拔不过200米,面积不过四平方公里,如果不走进去,很难想象它的内涵和神韵。

关于碧霞元君、王母娘娘、玉皇大帝、二郎神等众多传说,让花山显得有些神秘,始建于唐朝、后经数次重修的那些庙宇又让花山有一种庄严,一年两度的庙会足见人们的虔诚和花山在大众内心的分量。闪长岩的山体经过长久的风雨侵蚀呈现出的纵横沟壑,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山的古老,而风车草坪、紫藤花廊以及粉黛草却分明一派青春气息。若幸运,还能与一只野兔不期而遇,或蹲在不远处的山坡上,或干脆就在僻静处的小路中央,自顾自地吃草或慢悠悠一蹦一跳,只要不靠得太近,它就绝不逃跑。

一年四季花山总有尚未走过的那条小径,总有第一次遇见的那道风景,人在随着时间由内而外地变,一座山也在变。如今,经过治理改造,花山已是一轴、四水、六谷、六区的园林公园,已是集道家文化、民俗人文、健身、儿童游乐、景观、环山运动于一体的城市后花园。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当数种类繁多梅花,像花山特有的气质,梅花从初放到盛开对于热爱山水又喜欢户外运动的市民来说,吸引力不言而喻。

从深冬开始,访梅更多的是向美而生的心情,数访而不遇也在预料之中,因时候还不到,但内心的梅花早已与花山的神韵呼应。有时我特意趁下雪时进山,雪中的花山是另一种美,松柏像银甲将军,多刺的灌木丛也锦裘加身。雪纷纷扬扬,芦苇有负重之美,湖水则如智者,万物都在沉思。

梅花谷是这座山较僻静之处。下雪天,山中就很少遇上行人,喜鹊、麻雀,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儿,有时只闻其声,有时突然成群飞过头顶。风也是有态度的,吹雪入娉娉之境,那旋转的、轻的、软的,像是一座山内心皎洁突然飞舞起来,只是这飞舞,足够冷静、透彻。“你就慢慢走吧”,我对自己说,山石静默,松柏一路护送,枯草与灌木尽可做沉默的朋友。湖只是给了我一个对视,也就足够了。也许,这是一座山在读一个人。

在山中、雪中,一个人能够短暂地拒绝时间和世界。衣服上沾了雪花,行走便接近冰雪的忘我。我惦念的梅花,已在雪中含苞。之后,又去过多次,仍是含苞。

用心的事儿,都需多花些时间。

即使深冬,天气晴好时来花山休闲、散步、游玩的人也很多,或一家人,或三五朋友,或一对小情侣。我总是穿过万寿湖边拍照的人群,一路上行,左转,右转,如此往复奔向梅花,一路上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致,无论风过寒枝还是枯叶迎着太阳,都像是带着奇异之光,时间碎片,总能让我出神。

让人出神的事物,皆有大于自身的含义,皆是教导,皆让人安宁。

走到游人较少的地方,鸟儿的鸣唱会更加清亮,我时不时就会录上一小段鸟鸣,分享给外地的朋友。过了石谷,遥遥望见梅花谷有人举着手机,便知梅花开了。

“才有梅花便不同”,年还没过完,积攒了足够月光和霜雪的枝条已赶早透露清浅的春光了。红色的梅花像岁月胸口的朱砂,粉色的梅像是女孩青春的剪影,绿梅尚在梦中,这是恰当的,已开的几朵足以安排人们整个冬天的期盼,未开的,在整片山谷中继续着要走的路,要赴的约。

有外地朋友来访,齐文化博物馆、古车博物馆、蒲松龄故居是必去的,若时间宽裕,我喜欢带他们去花山走一走。

从南侧联通路、北侧中润大道、西侧花山路均可进山。如果沿南侧主轴线上行二十分钟左右就能登顶,立于山顶看张店城别有一番趣味。我习惯从西侧进山,三两好友在山中不徐不急地消磨浮生半日,兜兜转转,见山见水,有一句没一句地偶尔交谈,在这样一座丰富而内敛的园林公园内,语言并不是唯一的交流方式,小到一花一草,大到湖光山色都有各自的表达与接纳。

每次带朋友去花山,他们会无一例外地问起花山是不是因为梅花谷、樱花谷、丁香谷、玉兰谷、桃花谷、海棠谷以及更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花而得名,我总是笑着告诉他们,花山是因为它自身地貌秀美,远观像一朵即将盛开的荷花而得名。其实,我更愿意相信,花山之所以是花山,定是有一颗无声绽放的心。

与“陶镇”重逢

□齐帆(壹点号:叶子)

有一种美,是沧桑和现代的碰撞,是反差带来的“惊艳”之美。

第一次来陶镇,破败的古窑村让我生出心疼无奈之感,今天的“颜神古镇”整合了这些资源,植入现代休闲业态,形成古老与现代两级美学反差,赋予古窑村新的生命。

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我无法揣测的故事章节。大街小巷、狭长的窄道、明清时期格调的屋舍,无不袒露着历经世纪风雨的过往。一些梧桐树甚至从馒头窑中窜出,所有不被打扰的意境,显示着时光缓缓流淌后的印痕,显露着随意之美。窑身闪电一样的裂缝和荒草树木的绿,让古窑有了一种柔软的自然之美——这些圆窑从未拒绝时光的浸染,无论是炉火、伤痕,还是植物肆意的绿,都静默着——接纳,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走过写着“白衣庙窑炉”“山头明清民居建筑群”石碑和第五车间博物馆时,内心有了被风吹过的波澜。

作为古窑,昔日繁华不在,许多人在这里老去,许多人早已离开。重生后的古镇,一别往日荒凉,重新热闹起来。

整修后的圆窑,屋舍变成了一个特色店铺,街巷被鲜花绿植装点出浪漫的诗意。当娇艳的花朵遇到沧桑的匣钵,那种视觉的冲击如海浪漫过心田。

作为当年的陶瓷重镇,当地百姓把这里叫做“陶镇”。曾经的陶镇更像一个古老的部落,住在这里的居民,生活与窑炉纠缠在一起,彼此交融又相互依存。除了古窑,随处可见那些古色古香



的四合院,它们有与匣钵围墙相辅相成的色调。雕花的檐角,一圈的瓦当,檐下红木椽梁,青石雕了松梅竹菊,有的木椽上还刻着乾隆或光绪某某年的字样,处处显露出主人的审美情怀。推开一扇虚掩的黑漆漆的木门,传来几声狗叫,站在宅院中的人回头望向我,我看到堆了半院子的陶器和材料,应该是一家手工作坊吧,我掩了门不再去打搅。

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,有些清代的窑炉一直沿用到1995年,随着节能环保新式窑炉出现,古窑慢慢被淘汰和荒弃。而鼎盛时期的古窑村有300多户村民,大都从事陶瓷制作,有些窑炉就建在自家的院落里。别看这些古窑现在如此破落,放在百年前,谁家有这样一座或几座圆窑,那可真算得上是家财万贯。

古老的物件总是可以寻到更多时光给出的答案,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可以触摸的温度。颜神古镇给我的震撼,来自时光深处的那种呈现,是一种直抵生命的探寻。陶瓷琉璃作为传统产业,养育了一方百姓,也培养了一大批陶瓷艺人、陶琉大师。而今,他们中的一部分重新开起工作室、手工作坊和陶琉小店。虽是店铺,他们不在意游客买与不买,只是自顾自地忙着手上的活,在陶瓶子作画,或是雕刻、做陶胚。他们大多专一

地醉心于一种或两种工艺创作,比如青花瓷特色的陶瓷作品,所有的花、动物、风景都是一个色系。

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艺术家创作时的情景,或者亲身体验从泥土陶胚到烧制成陶瓷的流程。不管是旋转的陶胚还是刚刚烧制出的烫手瓷器,让我生出太多收获的喜悦。一代又一代的博山人,用他们的才情续写了千年泥火的传奇。

我问一位正在陶瓶上刻画的艺术家,每天都这样在陶瓷上作画枯燥吗?他抬起头微微一笑,“自己喜欢和热爱的事情,一辈子都不会枯燥。”

在古镇闲逛,你会秒懂成语“拐弯抹角”的出处和含义,可以亲手打造一件陶琉饰品,也可以去咖啡馆、酒吧享受一份惬意,还可以去“吃下博山饭,围着天下转”的食神街尝尝博山各类的特色美食,或者驻足在残破窑壁为舞台的舞台听一首歌。

藤蔓绕过墙头垂下许多枝条与带着沧桑历史感的匣钵墙融为一体。面对如此景象,我呆呆地看了好久,那是鲜活与古老的一种缠绵,柔软与坚硬,都在彼此的生命中融入和生长。彼此相依地诉说着穿越古今的颜神古镇,如何将现代与古老完美演绎,见证着作为千年“陶琉之乡”的博山变迁。